

HJCS



火炬丛书

献给一学三
热爱活动

铁木耳和他的伙伴



四川文艺
出版社

装甲营营长亚力山大罗夫上校不在家，已经三个月了。他多半在前线。

夏天都过去一半了，他给家里来了个电报，叫两个女儿上莫斯科郊外别墅去过完暑假。他两个女儿，大的叫奥丽加，小的叫珍娜。

珍娜把花头巾往后脑勺子一推，支着刷子柄，板起了脸，站在姐姐面前，听她吩咐：“我带了东西先去，你收拾屋子。甭挤眉毛舐嘴唇的。收拾好了就锁门。书去还给图书馆。别去看朋友，直接上火车站去。到那边，把这个电报给爸爸拍去，再坐火车上别墅来……珍娜，你得听我的话。我是你姐……”

“我们是姐妹。”

“是姐妹……可我是姐姐……再说，是爸爸这么吩咐的。”

等到外面卡车呜呜开走了，珍娜叹口气，四面瞧瞧。屋里乱七八糟的。她走到镜子前面，镜子上净是灰，照出了对面墙上爸爸的像片。

好吧！就让奥丽加是姐姐，眼前还得听她的话。可是珍娜呢，鼻子、嘴、眉毛都像爸爸，往后脾气八成儿也一样。

她拿头巾扎紧头发，一脚两脚踢掉凉鞋，拿起抹布，拉

掉桌布，把一个桶子塞到水龙头底下，拿过刷子，把一堆脏土扫到门口。

一转眼，煤油炉卜地一下，咕咕响起来了。

一地都是水。洋铁洗衣盆里，肥皂泡滋滋响着炸开。街上行人走过，看见三楼窗台上站着个小姑娘，光着脚，穿条红裙子，大胆地在擦敞开的玻璃窗，都惊奇地瞧她两眼。

宽阔大道上阳光照耀着，卡车一路开得飞快。奥丽加坐在藤椅上，身子靠着软包袱，两脚踏着皮箱，膝盖上躺着只小红猫，用爪子在扒拉一把矢车菊。

离城三十公里，赶上来一个红军汽车纵队。红军一排一排坐在板凳上，拿着步枪，枪口朝天，大家伙儿同声唱歌。

一听到歌声，家家小板房的门窗都敞开了。小孩儿们嘻嘻哈哈，有的翻过栅栏，有的冲出小门，飞也似地奔出来。他们招着手，把还没熟透的苹果扔给红军，追着叫“乌拉”。一转眼，他们就打起仗来，学骑兵那样一个急冲锋，杀到苦艾和荨麻林子里去了。

奥丽加坐的那辆卡车，拐弯开进了村子，停在一座小别墅前面，常春藤蔓了一屋子。

司机跟他的助手放下车壁板，动手搬车上的东西。奥丽加过去开了阳台的玻璃门。

从这儿望去是个荒芜的大花园，它的尽头有座简陋的双层板房。房顶上飘着一面小红旗。

奥丽加回到卡车旁边，一位卖牛奶的邻居老大娘大步流星地跑过来。她是自愿来给奥丽加收拾屋子，洗窗子、洗地板、洗墙的。

趁着老大娘去张罗盆子、抹布，奥丽加抱起小猫，到花园里去。

一群麻雀在樱桃树上啄食果子，树干上的树脂熠熠闪光。醋栗、甘菊、苦艾刺鼻儿香。盖着青苔的板房顶有几个窟窿，伸出一根根细绳子，腾空通向树叶丛里，不见了。

奥丽加钻过一片榛树林子，挥掉脸上的蜘蛛网。

怎么回事？房顶那面红旗没了，光剩一根棍儿。

奥丽加猛听见有人喊喊喳喳说话，口气又着急又紧张。紧接着板房顶楼窗口原靠着的一把挺沉的小梯子，顺墙边嘎拉嘎拉倒下来，压断了干树枝，压倒了牛蒡草，呱哒一下声倒在地上了。

房顶那些绳子一阵晃动。小猫在奥丽加手上抓了一下，翻身跳进了荨麻林子。奥丽加摸不着头脑，停下来东看看，西瞧瞧，竖起耳朵听听。可是林子里、隔壁人家的围墙后面、板房的四方黑窗子里，哪儿都没人，也没声音。

奥丽加回到台阶上。

卖牛奶的老大娘跟奥丽加说：“是个孩子专到人家花园里捣乱。瞧那隔壁那家人，昨天两棵苹果树给摇得一个苹果不剩，还弄断一棵梨树。竟出了这样的人……小坏蛋。再说您呐，那天我送儿子入伍。他临走酒也不喝，跟我说了声：‘妈，再见了。’就吹着口哨走了，这小家伙！唉，到了晚上，不用说，我心里不好受，哭了一场。半夜里一觉睡醒，只听到院子里象有人窜来窜去。唉，我心想，这会儿剩我一个孤老太婆，谁来保护我哟……对付我这个老太婆，用得着化多大劲儿吗？拿块砖在我脑袋上来一下，我就算完了。可是天老爷保佑，什么也没偷。那些个家伙走了一通，

就去了。我院子里有个大桶，橡木的，两个人也挪不动，给他们往大门口一滚，滚了有二十来步远。就是这么回事。是什么人呢，真弄不懂。”

天黑了。奥丽加收拾好屋子，到外面台阶上来。她小心翼翼地拿出皮匣里雪白的手风琴，上面珍珠母一闪一闪。这是爸爸送她过生日的。

她把手风琴搁在膝盖上，皮带套过肩膀，就拉起来了，唱她听来没多少日子的歌：

唉，哪怕就一趟，
我也要看到你们，
唉，哪怕就……一趟……
两趟……三趟……
可是在飞机上
你们没法子想象，
每一夜我怎样等候你们到天亮。
啊！
飞行员！驾驶员！炸弹呐！机关枪！
你们就这样飞到远方。
什么时候回来呢？
这我可没法儿说，
一定要回来呀……迟早倒无妨。

奥丽加嘴里尽管唱，两只眼睛可留了神，向院子里墙边那些黑古隆冬的矮树看了几眼。

她把曲子一拉完，一跺脚站起来，转脸对着那些矮树大声问：“喂！您干吗躲着，您来干什么的？”

矮树后面出来个人，穿一身白色衣服，低着头，挺有规矩地说：“我可没躲着。我多少也是个搞艺术的。我不想打扰您，好，我就站在那儿听了。”

“嗯，可您不能站在外面听吗？您爬墙总有个道理。”

“我爬墙？……”那人听了老大不高兴。“对不起，我可不是只小猫。那边墙角儿两块木板给撬开了，我就钻进来了。”

“原来这么回事！”奥丽加冷笑了一声。“可是这儿有门。请您打这门还是给我钻出去吧。”

这人乖乖的一句话不说，走出小门，随手带上了门闩，奥丽加看着很高兴。

“等一等！”奥丽加跑下台级，叫住他。“您干什么的？演员吗？”

“不是，”那人回答说。“我是机械工程师，闲着没事，在工厂里歌剧组演演戏，唱唱歌。”

奥丽加忽然直截了当说出来：“我说，您陪我上火车站吧。我在等我妹妹。天都黑了，这么晚她还不来。您可别弄错，我不是害怕，只是这儿我不认识道儿。您就等等吧，干嘛开门呢？在外面等一下不就行么？”

她把手风琴拿进屋子，在肩膀上披上头巾，就到外面露水鲜花喷鼻香的黑呼呼街上来了。

奥丽加光顾着生珍娜的气，一路上跟身边那人没说上两句话。倒是那人一五一十告诉她，他叫乔治，姓加拉叶夫，

在一个汽车厂里当机械工程师。

他们等了两班火车，珍娜还没来，后来，第三班火车也过去了。这是末班车。

“碰到这种坏丫头真受罪！”奥丽加挺伤心地大声说。

“唉，我四十岁就好了，少也得三十。偏偏她十三我十八，根本不听我的话。”

这个主意，乔治一口不赞成：“干吗四十岁。十八岁再好没有了！再说您担心什么呢，您妹妹明儿一早会来的。”

站台上人都走光了。乔治掏出香烟盒。马上有两个孩子过来，大模大样的，拿出纸烟等着借火。

乔治擦了根火柴，凑近那个大的，照亮了他的脸，说：“小伙子，把纸烟凑过来，也打个招呼哇，我很荣幸，在公园里就跟您见过了，您拆新围墙的木板倒挺起劲的。您叫克瓦金。对吗？”

这小家伙哼了一声，倒退两步。乔治吹灭火柴，拉住奥丽加的胳膊肘儿，送她回家。

等他们走了，另外一个小家伙把沾了口水的纸烟夹在耳朵上，随口问他的伙伴说：“这又是哪儿来的宣传员？本地人吗？”

克瓦金不太情愿地回答他：“本地人。铁木耳的叔叔。最好抓住铁木耳揍一顿。他招了一队人马，象跟咱们作对。”

哥儿两个往站台那边一望，路灯下有个挺威严的白发老先生，拄根拐杖，正在下台阶。

这是当地的柯洛柯里奇柯夫医生。两个孩子追上去，大声问他有火柴没有。他们那个样子，那副腔调，老先生说什么也不喜欢。他回过身子，拿多节的拐杖吓唬了他们一下，

挺威严地走了。

……在莫斯科车站，珍娜没赶上给爸爸拍电报，所以到了别墅这里，一下火车就先找乡村邮局。

她穿过一个古老公园，一路上采着铃铛花，不知不觉走出公园，来到一个十字路口。两条道儿边上都是园子。这儿十分荒凉，一看就知道，走错地方了。

没多远，她看见有个小姑娘，人挺机灵，嘴里叽哩呱啦骂着，抓住羊犄角，在拉一只倔脾气的山羊。

珍娜叫她说：“好姑娘，请问这儿怎么上邮局呀？”

正在这时候，山羊挣脱了身子，两只犄角一晃，活蹦乱跳地冲过公园。小姑娘大哭大叫，跟着它跑了。珍娜往四下里看看，天黑下来了，周围一个人影儿也没有。她看见有座两层的灰色房子，也不知是哪家的，就打开栅栏小门，顺着小道儿走上台阶。

她没开门，先大声规规矩矩问一句：“劳驾，这儿怎么上邮局呀？”

没人答应。她站了一会，想了想，就开门进去，穿过走廊，来到一间屋子里。没人在家。她不知道怎么办，回身就想出去，可是桌子底下，悄然无声地猛然爬出条大黄狗，把这个慌里慌张的小姑娘仔细打量了一下，轻轻叫了两声，就横着身子躺在门口，拦住了道。

珍娜吓得张开十个手指头大叫：“你这笨家伙！我不是贼！我什么也没拿你们的。瞧，这是我家钥匙。这是给爸爸的电报。我爸爸是个指挥员。你懂吗？”

大黄狗一声不响，一动不动。珍娜悄悄往敞开的窗子溜

过去，嘴里只管往下说：“好吧！你爱躺着就躺着吧……挺好的一条狗……样子真机灵，真讨人喜欢。”

可是珍娜手刚碰到窗台，这条讨人喜欢的大黄狗一下子凶狠狠地狂吠着跳起来，珍娜吓得跳上沙发，缩起了腿。

她差点儿没哭出来，就说了：“真怪。捉强盗捉特务吧你，我可是……好人。对了！”她对大黄狗吐吐舌头。“疯狗！”

珍娜把钥匙电报搁在桌子边上。只好等这家人回来了。

可是过了一个钟头，两个钟头……天已经全黑了。开着窗子传进来远处火车头的嘟嘟声、狗叫声、打排球的声音。什么地方在弹六弦琴。只有这儿灰房子附近静悄悄的。

珍娜把头枕在沙发的硬扶手上，轻轻哭起来。

到后来，她睡着了。

她一觉睡到大天亮。

窗外给雨水洗过的茂密叶子西西沙沙地作响。不远处，井上的滑车吱吱嘎嘎响。什么地方有人锯木柴。这别墅里倒还那么静。

可是这会儿珍娜头底下换了个软皮枕，腿上还盖着条薄被单。地上那条大黄狗没了。

这么说，夜里有人来过！

珍娜跳起来，头发往后一甩，把睡皱了的裙子拉拉直，拿起桌上的钥匙和没发出的电报就想走。

她一眼看见桌上有张字条，上面用蓝铅笔写着几个大字：“小姑娘，出去请把门关严。”下面签了个名：“铁木耳”。

珍娜心里说：“铁木耳？这位铁木耳是谁呢？照说该见见这个人，谢谢他。”

她往隔壁屋子里看看。里边有张书桌，桌上摆着一套文具，一个烟灰碟、一面小镜子。往右一点，在一副开车用的皮手套旁边，有把发锈的旧手枪。桌子旁边靠着把土耳其式弯刀，刀鞘都剥落了，擦破了。珍娜走进屋子，摘下钥匙、电报，摸摸那把刀，把它从刀鞘里拔出来，举到头上，照照镜子。

样子威武极了。这样照个像，带到学校去该多好哇！跟同学们可以吹吹牛，说爸爸带她上前线去过了。左手还可以拿枪。就象这样。嗜，更妙了。她拚命皱起眉头，抿起嘴唇，对准镜子就是一枪。

崩的一声，浓烟蒙住了窗口。台镜掉在烟灰碟上。珍娜耳朵都给震聋了，也顾不得桌子上的钥匙、电报，冲出屋子，飞也似地逃开这座危险的古怪房子。

她糊里糊涂来到了小河边。这会儿她的莫斯科住所的钥匙没有了，电报没有了，更甭说电报收据了。现在一五一十都得告诉姐姐，什么狗哇，在空屋子里过夜啊，土耳其刀哇，临完还有那一枪。真糟糕！换了爸爸准明白。姐姐可明白不了。保管她要生气，说不定还哭。哭更糟糕。珍娜自己也挺会哭。可是一看见姐姐淌眼泪，她就巴不得爬上电线杆，爬上高树，爬上屋顶的烟囱。

珍娜在河里洗了个澡壮壮胆子，才慢慢腾腾地去找自己的别墅。

珍娜走上小台阶，姐姐正站在厨房里生煤油炉，听见脚步声，回头狠狠瞧着珍娜，一声不响。

珍娜站在台阶上最高一级，强装笑脸说：“姐姐你早！姐姐，你不骂我吧？”

姐姐瞪着妹妹不转眼，回答了一声：“骂！”

“好，骂就骂吧，”珍娜怎么说怎么好，让她骂。“可你知道，出了那么些怪事，真少有！姐姐，我求求你，别挤眉毛好不好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不就是把家里的钥匙给弄丢了，爸爸的电报也没拍出去……”

珍娜眯缝着眼，喘了口气，正想一个劲把什么都说出来，忽然栅栏门吱咯一声敞开，一只山羊蹦了进来，浑身牛蒡叶子，毛蓬蓬的，低着头，一直冲到花园当中。山羊后面紧跟着一个光脚小姑娘，大叫大嚷。这小姑娘珍娜已经见过一回。

珍娜趁机撤下这场凶多吉少的谈话，冲到园子里去赶山羊。她追上了小姑娘。小姑娘上气不接下气，正抓住了山羊的犄角。

她一面对山羊拳打脚踢，一面漏过牙齿缝，象开机关枪似地问珍娜说：“好姑娘，你没丢掉什么吗？”

“没有哇，”珍娜摸不着头脑。

“那么这是谁的呐？不是你的吗？”说着，小姑娘给她看看她莫斯科住所的钥匙。

珍娜提心吊胆地向台阶那边看看，小声小气回答说：“是我的。”

那小姑娘还是漏过牙齿缝，又象开机关枪似地一口气叨念出来：“钥匙、字条、收据，都拿去吧，电报已经拍了。”

说着，她往珍娜手里塞了个纸包，打了山羊一拳。

山羊向栅栏门直奔。小姑娘笔直穿过荆棘林子、荨麻林

子，象个影子似的，跟着它冲过去。一晃眼，她们出了栅栏门，不见了。

珍娜耸耸肩膀，好象挨揍的是她，不是山羊。她打开纸包一看：“钥匙、电报、收据。这么说，有人替我把电报拍给爸爸了。是谁呢？有了，有张字条！是张怎么样的字条呢？”

字条上用蓝铅笔写着几行大字：“小姑娘，家里人都不用怕。样样弄好了，我什么都不告诉别人？”下面签了个名：“铁木耳”。

珍娜又惊又喜，悄悄把字条塞进口袋，挺起腰板去见姐姐，这会儿她定心了。

姐姐动也不动，还站在没生着的煤油炉旁边，眼泪已经出来了。

珍娜看着挺难受，叫了一声姐姐，说：“我是闹着玩儿的。你干吗生我的气呀？整个屋子我都收拾好了，窗子都擦干净了，我可卖力呐，抹布、地板全都洗得干干净净。喏，这是钥匙，这是拍电报给爸爸的收据，给你。还是让我亲亲你吧。你知道我多么爱你呀！要我给你从屋顶上往荨麻林子里跳吗？”

珍娜也不等姐姐回答，扑上去就搂住她脖子。

姐姐拿她没办法，跟她说：“嗯……可我多担心呐。你开玩笑老开得不象话……爸爸吩咐我……珍娜，放手！小珍娜，我手上满是煤油！小珍娜，还是去把牛奶倒进锅子，搁在炉子上吧！”

奥丽加走到洗脸龙头旁边，珍娜嘟囔说：“我呀……就是不开玩笑不行。”

她噗嗤一声，把一锅牛奶糊倒进手巾上，摸摸口袋里的字条，问道：“姐姐，有上帝吗？”

“没有的。”姐姐回着，把头伸到龙头底下。

“那么谁管人呢？”

“别缠我。”姐姐心里烦，回答说。“什么人都没有！”

珍娜等了会儿，又问：“姐姐，铁木儿是谁呀？”

姐姐在脸上手上擦着肥皂，不情愿地回答她：“他不是上帝，是个国王，中世纪的，人很坏，是个瘸子。”

“他可不是国王，人也不坏，又不是中世纪的，那他是谁呢？”

“那就知道了。你别缠我好不好！老念着这个铁木耳干什么？”

“我挺爱这个人似的。”

“爱谁？”姐姐听了莫名其妙，抬起擦满肥皂沫的脸。

“你干吗在这儿叨唠个没完，净胡思乱想，也不让人安安静静洗把脸。等着吧，爸爸回来，会弄清楚你什么爱不爱的。”

“爸爸又怎么样！”珍娜一肚子怨气发作出来，叫嚷着说。“他回来也住不长。他呀，哼，可不会欺负孤苦伶仃、没依没靠的人。”

奥丽加听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就反问她：“你孤苦伶仃，没依没靠？唉，小珍娜，我真弄不懂你这么个人，你到底象谁呢！”

珍娜低头把自己映在镀镍茶壶上的脸看了又看，一下子想也不想，就神气十足地回答说：“象爸爸。就象他。天底

下没第二个人象了。”

柯洛柯里奇柯夫老医生坐在花园里修挂钟。

他孙子柯里雅愁眉苦脸，站在他跟前。

柯里雅算是帮他爷爷干活。其实呐，他拿着螺丝刀等他爷爷派用处，已经足足站了一个钟头了。

爷爷要把螺旋形钢发条装到原位上去，可发条老不听话，爷爷倒真有耐心。这样等到什么时候呢？真气人，特别是隔壁墙头上，有个头发乱蓬蓬的脑袋探出来好几回了。这是无所不知的机灵鬼西马。他又用舌头，又用脑袋，又用手给柯里雅做暗号。这时候，柯里雅的五岁小妹妹塔江卡坐在菩提树下，对着一只懒洋洋趴着的狗，正一门心思往它嘴里塞牛蒡叶子，可是西马的暗号太希奇古怪了，她看了一下子叫嚷起来，拉拉爷爷的裤子。一转眼，西马的脑袋不见了。

发条到底归了原位。

白头发的柯洛柯里奇柯夫老医生抬起汗淋淋的脑门，回头教训柯里雅说：“做人就得劳动。瞧你那张脸，就跟请你吃蓖麻油似的。给我螺丝刀，拿住钳子。劳动使人高尚。你就少这种高尚品质。拿昨天说，你吃了四份冰淇淋，一点儿不分给妹妹。”

“她瞎说，没良心的！”柯里雅受了委屈，狠狠瞪着塔江卡，大声说她。“我给她吃了三回，每回两口。她倒反过来告我的状，顺手还拿了妈妈桌上四分钱。”

塔江卡头也不回，没想到她冷言冷语说起来了：“你夜里爬绳子出窗口。你枕头底下有个电筒。昨儿有个小坏蛋往咱们卧室里扔石头块。扔一回吹一回口哨，扔一回又吹一回口哨。”

没良心的塔江卡这几句缺德话，柯里雅听了倒抽口冷气，从头顶直哆嗦到脚跟。还好，爷爷忙着修他那个钟，没留神听她这种该死的缺德话，要不就没听清楚。真凑巧，这时候卖牛奶的老大娘提了桶牛奶，走进花园，一杯一杯倒着牛奶，发起牢骚来了：“老爷子，我家院里那个大木桶，昨儿晚上差点儿给小偷偷走了。今天有人告诉我，说天快亮时看见我家屋顶有两个人，该死的东西，坐在烟囱上还晃荡着腿哩。”

老先生听了奇怪，就问她：“怎么，坐在烟囱上？请问这是干嘛呀？”

他刚说到这里，只听见鸡窝那边亢亢当当乱响。白发老先生手里的螺丝刀一哆嗦，倔脾气的发条又脱了身，突地一下弹上了铁皮屋顶，咕咚一声。大伙儿和塔江卡甚至懒狗，都一下子回过头来，不明白是哪来的亢当声，是怎么回事。只有柯里雅一句话不说，象只兔子，冲过一块块的胡萝卜地，溜出围墙不见了。

他跑到牛栏旁边停下来。牛栏跟鸡窝一样，里面也亢亢亢刺耳乱响，象锤子敲打钢轨似的。就在这儿，他碰上了西马，于是着急地问他：“你听……我一点儿不懂。是怎么回事？……是警报吗？”

“不是！倒有点儿象总呼号第一号。”

他们跳过围墙，一弯身子钻过公园篱笆的窟窿，又碰上了个子结实、肩膀宽阔的小家伙盖卡。接着跑来拉德金。来了一个又一个。他们悄没声儿的，顺着只有他们认识的道儿，急急忙忙上一个地方去，一边儿跑，一边儿谈：

“是警报吗？”

“不是！是总呼号第一号。”

“什么呼号？又不是‘三下一停’、‘三下一停’。不知道是哪个大傻瓜，一口气把驾驶盘转了十下。”

“咱们去看看！”

“对，得弄明白！”

“前进！闪电式前进！”

在珍娜过了一夜的那座别墅里，有个孩子站在屋子当中，高个儿，黑头发，十三岁上下，穿一条薄薄的黑裤子，一件深蓝的短袖衬衫，上面绣了颗红星。

他身边走过来一个老头儿，白发蓬蓬，穿一件很旧的粗布衬衫，裤子又宽又大，打满补丁，左腿膝盖上，用皮带系着一条粗糙的木腿。他一手拿着张字条，一手抓住把剥落的旧手枪。

这老头儿用嘲笑口气念字条：“‘小姑娘，出去请把门关严。’喂，昨天晚上谁在我家沙发上过夜，到这会儿总肯告诉我了吧？”

孩子噙声噙气回答说：“是个熟人。我不在家，狗把她给扣留下了。”

“你撒谎！”老头儿生气了。“是熟人，你字条上就写她的名字了。”

“写的时候不熟。现在熟了。”

“不熟！早晨倒让她一个人……呆在屋子里？我的小朋友，你有毛病了，得送疯人院了。这坏丫头打破了镜子，打坏了烟灰碟。还好手枪里装的是空弹。万一装的真子弹呢？”

“可是叔叔……真子弹你也没有，你那些敌人用的刀枪……不过是木头的。”

老头儿好象是笑了笑。可是他把乱蓬蓬的头一晃，板起了脸说：“你留点神！我都瞧着。我看你没好事情，可别闹出什么事让我把你送回妈妈那里去。”

老头儿蹬着木腿，登登登上楼去了。他一走，孩子就跳起来。狗跑进屋子，孩子一把抓住它爪子，亲它的脸：“嘻，利达！咱们俩挨骂了。不要紧，他今天兴致好，又唱歌了。”

一点不错。只听见他在楼上屋子里咳嗽清嗓子，啊啊啊喊了几声噪……于是低沉地唱起男中音来了：

……我已经三天睡不着。我老是好象

听见沉静中有人在偷偷地走……

“别动，疯狗！”铁木耳大叫一声。“干嘛扯我裤子，想把我拉到哪儿去呀？”

忽然他呲地一声，关上通楼上叔叔屋子的门，跟着狗穿过走廊，跑到外面阳台上。

阳台墙角儿有个小电话，旁边有个铜铃铛，系在一根绳子上，只见铃铛一摇一晃，碰打着墙。

铁木耳一把抓住铃铛，把绳子绕在一个钉子上。这时候扯动的绳子松下来了，八成儿什么地方断了。铁木耳三分奇怪，十分生气，拿起了电话。

现在倒说上去一个钟头。奥丽加坐在桌子旁边，面前摊